**2025.5.1.**

在各种历史教材和课程中，都提到了中共早年的斗争一条很有特色的主线，那就是逐步摆脱共产国际一些不合理的指导，探索出符合中国实际情况的革命道路。中共成立初期力量十分薄弱，而共产国际在组织建设、理论宣传、革命策略等方面给予了重要的支持，这点不能予以否认。然而，随着革命的发展，共产国际的领导也逐渐显现出弊端：在组织建设上，指派一部分精通马列主义理论但缺乏革命斗争经验，且在党内没有足够威望的“学院派”同志直接作为党的高层领导人，忽视现实建设需求；在军事指挥上，贸然采取“左”倾冒险主义策略，全盘放弃党在实际战斗中探索出来的灵活机动、诱敌深入的战术，而盲目追求所谓“攻坚战”“消耗战”，“誓与城池共存亡”，在敌军优势兵力面前极大损失了有生力量。这样的局面一直到遵义会议才得到了全面纠正，此后中国的革命才真正进入了一个独立自主的新时期。

我认为以上这条主线不仅是对历史本身的认识，更对我们思考理论和实践之间的联系以及如何在实践中寻求真理有很大的启发意义。在日常生活中，常常会接触到一些有关“科学的学习方法”“正确的生活方式”的理论，或者听见一些领域的老前辈讲述自己的人生经历、处世哲学或“成功秘诀”等等。然而，人和人的体质条件和思维模式有所不同，因此人和人的生命轨迹也必然有所不同，一个放诸四海而皆准的“万金油”理论，从根本上就是不可能存在的。在吸取这些理论所提供的经验并利用它们来指导自己的生活时，必须要在意识里给自己敲响警钟，保持一种批判性的思维，想想自己身上有哪些特点，有哪些旧有的理论在自己身上不适用，拒绝掉入生搬硬套的陷阱。时时刻刻开动脑筋，才能拥有作为一个“人”的真思想，活出作为一个“人”的真生命。

**2025.5.2.**

虽然一个公理系统必然存在不可判定的问题，但它可判定的定理也有着相当大、超乎想象的总量。例如费马大定理就可以完全只使用最基本的皮亚诺自然数系统进行定义和证明，只不过其中的过程非常复杂；除此之外还有不知道多少在形式上非常简单的定理可以判定。这件事实在某种程度上或许也可以启发我们对于数学学习的一些思考：在中小学课程标准的常规题型以外，还存在着大量的“提高题”和“奥赛题”等等超纲题，它们虽然和常规题一样涉及的是中小学所学到的简单的数学结构，使用的也全部是中小学生熟悉的数学语言，但其实际命制过程和标准解答过程往往很轻易地融入了一些完全超出中小学生能力的工具和思想，就像费马大定理即使小学生也能看懂而只有最顶尖的数学家能够证明一样。对于绝大多数没有非常特殊天赋的学生来说，在这些题目上耗费精力除了扰乱学习节奏，挫败学习自信以外无法起到任何作用。只有一步步稳扎稳打，按照课程标准逐步掌握从小学、初中到高中、大学的主干知识，才能对人类迄今为止的整个数学体系拥有一套正确的认识，并真正感受到数学的内在美。

**2025.5.5.**

任何一个有思想的智者都有资格名正言顺地、问心无愧地保有对社会中那些普遍存在的庸俗之人的优越感。并不需要担心这种优越感可能转化为对他人的傲慢或冷漠：对于一个真正的智者来说，他甚至都不屑于去表达这种傲慢或冷漠。哪怕是在一群愚者的簇拥之中，他也从来都是万花丛中过，片叶不沾身，纵使心比天高，也时时刻刻看上去虚怀若谷。这并不是所谓的自命不凡或者脱离群众，而是一个智者对自己多年以来苦心思考得来的智慧所应有的接纳与认可。

**2025.5.6.**

在人文社科领域，任何形式的“中立”或许都是不存在的：这一点从向来标榜自己为“中立”的维基百科就可见一斑。

在日语维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词条下，逢体制必谈“大跃进”，逢人口必谈“优生政策”，逢环境问题必谈“污染严重”，逢官僚机构必谈“腐败率高”，逢就业现状必谈“失业”“下岗”……的确，这些社会问题确实都是中国历史上确确实实发生过的，我们也从来不回避探讨这些问题，从来没有拒绝承认我们犯过的一些错误。然而中国在这些方面取得的进步也并非屈指可数，可词条中竟只字未提，只是抓住某些错误大书特书，实属春秋笔法，居心叵测。而到了经济、工业、科技、文化成就等实在不太好黑的地方时，词条又只是轻描淡写地把其中一些最简要、最稀松平常的一些事实拿出来象征性地一笔带过一下；哪怕是这些方面，也要对中国极尽污蔑之能事，说什么“经济数据疑似造假”云云，令人喷饭。我需要再次声明，我绝对不是再为中国过去发生的一些错误开脱，更不是要忽略掉那些曾经在公权力的滥用之下受到冤屈的人；我只是为中国这样一个合法的主权实体在国际舆论上长期受到的逆风打压而鸣不平。要是所有词条都照上面这种标准来编写的话，那现在欧美和日本这帮老牌殖民者的后代恐怕没有一个不是赤裸裸地被挂在台上供人鞭笞，他们那些肮脏的国家恐怕也是一点点继续存在于那块土地上的合法性都没有，就像他们笔下所写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一样。然而他们的国家现在的确还是存在的；那凭什么我们就该不存在了呢？以这样的视角来宣称自己所谓“中立”，除了把一些人头脑里那令人笑掉大牙的意识形态偏见暴露无遗以外，没有任何结果。他维基百科还好意思抗议自己被中国政府墙掉？乖乖，不墙它墙谁啊。

**2025.5.7.**

我现在已经彻底放弃追女生了，我只寄希望于投资自己，试图吸引别人来追我。有人这个时候可能就要嘲讽我了：“你这话说出来自己不觉得小丑吗？也不掂量一下自己几斤几两，就让人家女生来追你。”那我也没办法。等女生来追是小丑，主动去追女生结果不是更小丑吗？合着我们这些男生就横竖不是人呗？而且依我来看，前一种小丑可能比后一种当着还舒服些。当然，对于后一种小丑我们一般使用一个更精确的称呼：龟男。

**2025.5.8.**

中国人在情感的表达上的确比西方人内敛许多。这并不是说中国人普遍对情感非常淡漠甚至没有情感，也不能说中国社会就是比西方更压抑、不自由；这单纯只是中国人思想举止风格的一种客观现象而已，并不能扣上一顶“坏”的帽子。

中国人对“爱”的理解，或许从古至今都是如此。在唐诗宋词元曲里，凡是有讲到情情爱爱的地方，诗人们往往一转头就去写一些花草树木，一些鸟兽虫鱼，一些日月星辰，一些山岳江河……唯独把“爱”“恋”等等词汇撇下，一次都不提；同时也可以想象，一旦有个诗人异想天开在诗里面大书特书什么“暴烈的爱情”“深沉的陪伴”，那该是多么煞风景、坏气氛啊！我还记得自己比较小的时候好像是在某年春晚（也有可能不是）看了一个小品，里面有一个部分，大致内容是一位阿姨想要一位叔叔跟她说“我爱你”，叔叔苦笑着说这不太合适吧，结果阿姨坚持要让叔叔说，于是叔叔憋红温了好几秒钟才勉强鼓起勇气，抓住阿姨的肩膀，以一种生死置之度外的样子，大张开口喊道：“[阿姨的名字]，我，爱你！”当时我看到这里都尴尬得脚趾快要抠出一块集成电路板了。然而在美国电影《泰坦尼克号》里，女主说了不知多少遍“I love you, Jack”，却让人尴尬感全无。或许“我爱你”这句话在中国人这里确实没有“I love you”在美国人那里受待见。

为什么中国人往往会觉得对着爱人把“我爱你”说出口感觉这么奇怪呢？不妨想象一下这样的情景：在科技大学的期末周，快要考线性代数了，学生们都忙碌地在书上翻着初等变换、线性空间、线性映射、特征值、行列式……等等诸多概念。这个时候老师走上讲台来，说要给大家强调一下考试的重点，于是大家都抬起头来准备聆听老师的教诲。没想到老师在黑板上大笔一挥写下了一个“2+3=5”，然后高声说：“在这次考试中，请大家一定要记住2+3=5这个数学中最基本的结论！虽然2+3=5的证明非常不直观，我们这学期学的主要内容也大多与2+3=5没有什么直接联系，但是它作为一个完全正确的等式，大家必须要予以熟悉，如果大家在考到这里的时候不小心计算错误，例如写成2+3=6，那必然会被扣很多分！”这个时候学生们肯定是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懵得一句话都说不出来。都是学到线性代数的学生了，怎么会有人不懂2+3=5这个知识呢？老师故意强调这么一个东西，不会是在给我们变相泄题吧，比如第2章第3节的5道例题会是考试重点，或者有一道难题中有关键的一步是计算2+3=5之类的……要么就是他吃错药发疯了！除非老师接下来马上澄清自己刚刚是在故意开玩笑，不然大家真得一直这样一头雾水下去。——在感情中也是这样的。对中国人来说，“我爱你”这句话的分量太大了。一对恋人到了从理论上真正能够说“我爱你”的阶段之前，必然都是早已经历了长期的交往和熟悉，对彼此相爱的心是已经心领神会、不言而喻的，任何一句话、一个举动都可以无意识地把“爱”这种抽象的东西体现出来，就像已经学到线性代数的学生必然可以想都不用想就把2+3=5这个等式写出来，也可以完全无意识地在一个更复杂的证明里面使用2+3=5一样。可是这个时候你突然跟我强调“我爱你”是什么意思？会不会是后面另有隐情，会不会是你做贼心虚了，刻意给我摆一个空城计，拿一些听上去特别庄重的场面话来哄我？原本好好的运转着的恋爱，这个时候说不定突然就陷入了波诡云谲、扑朔迷离的猜忌。而对于西方人，“I love you”就全然只是一句口头用语而已，远远没有这样庄重，把它说出来，就跟扔出去一块石头一样简单；这一点，也是我们不知不觉间看了许多像《泰坦尼克号》这样的西方文化作品，从而潜移默化地知道的。当然，这也纯粹只是文化上一些平等的差异而已，没有好坏和对错之分。西方人同样有庄重的话，比如“无论富贵与贫穷……”之类的。人和人之间的差别有时候比人和猫之间的差别还大，如果不去多多注意和发掘日常生活中的文化现象，不去主动尝试跳出自身所处文化环境的框架，是没有办法系统性地认识到这些差别的。

我这个既没有人文社科研究背景更没有恋爱经历的死宅又键政起来了。

**2025.5.9.**

“435B6472EC”是勒德伊国(the State of Loedei)的标准身份码(Standard Identity Number, SIN)。根据《勒德伊身份管理与认定法》和《勒德伊通用标准：身份码》规定，标准身份码是勒德伊国每个公民唯一受官方承认的姓名性质的编码，在出生时注册。身份码由10位十六进制数字组成，其中前2位包含出生地、出生时间、性别等等信息，不可改变；后8位为随机序列，这部分序列会由信息系统随机抽取8个，并由出生公民的法定监护人任意选择一个，选定以后也永久不可改变。此外对于移民的身份码注册另有制度。拥有一个身份码相当于正式成为了勒德伊国公民，可以一码通行全国。公民除拥有身份码外，还能按照传统以勒德伊自然语言中的字词取名，从而方便日常使用，但是这个昵称不是标准的身份信息，在公安机关档案系统中不会记载，在办理政务、法律审判等对精确性要求高的正式场合也不受承认。此外，由于合法号码数量为百亿量级，而勒德伊是一个拥有20~30亿人口的超级大国，因此公民登记死亡满192年时会启动专门的注销审核程序，依据其事务记录，由县级公安机关人工逐一审核是否有必要继续保留其身份码。被审定为没有必要继续保留的身份码将会被注销，其档案在系统中被永久清除，以此释放出号码给新生儿发放；而被审定为需要继续保留的档案之后每32年会被重新审核一次，直到被注销为止。不过，由于目前勒德伊国建国仅有百余年，注销审核程序实际上还从未启动过。此外还将有机制保证部分特殊公民(如英雄烈士、历届国家高层领导人以及公认的在科学文化事业上有重要地位的人士等)的身份码不会被新生儿抽取到。

**2025.5.12.**

公元二千二十四年春，一中國網絡紅人遊法蘭西國巴黎城，佈視頻於網絡，笑曰：“嘻，甚異也！一法蘭西人授吾以寒假作業，曰：‘此汝物耶？’吾曰：‘非也。何所拾？’曰：‘廁中也。汝識其主乎？可攜而返之乎？’吾曰：‘吾將試之。’吾視其扉頁，上書‘西場小學一年八班秦朗’。朗，汝遺寒假作業於巴黎之廁也！非吾不助汝也，是法蘭西人求我返之也！嗚呼！”國人上網覌之，皆注其目，或嬉之，或疑之。有疑之者曰：“網紅之視頻，多誑言而不可信。此事确乎？非博流量而撰乎？余覌此視頻，蓋撰也！”舉國南北，議之者甚繁。翌月，公安機關考之，佈曰：“是撰也！此網紅造謠生事，有害社稷者甚廣，犯《治安管理處罰法》之條，當予行政處罰。社交平台亦得封其賬號，不可拖延。”實情一出，輿論譁然。噫，悲夫！今之網絡，豈可信乎！黎民盡其心力，操持家國，然力微聲短，其事不得聞於網絡。網紅固殷而無憂，然其戲人若此，至於其考妣者，何如？詩云：“十年勞苦無人問，一朝跳梁天下知。愚者歡謔賢者憤，罵名招來美名失！”公元二千二十五年四月十五日記。

**2025.5.13.**

在使用比喻论证时必须要格外小心：喻体必须和本体有着本质的、深层的相似性，而不仅仅是表面上、形式上的相似性，否则就是一种“庸俗的比喻”，只会掉进形而上学空谈的陷阱。我们每个人从小听到大的所谓“木桶定律”就是这样一个流毒最广的庸俗比喻。如果只是拿它来鼓励人们全面发展，那倒还合理；可是真要把它当做某种颠扑不破的真理天天挂在嘴边的话，那问题就大了。人又不是一个木桶，人的各种能力更不是扎成一圈的木条，凭什么把人的工作比作木桶装水？我们并不否认很多情况下这个比喻的确成立，人的总能力的确会受到他最弱的那一项能力的制约；但是这也只不过是一种形式上的相似而已，纯属巧合。事实上，人的能力有可能取决于最弱的方面，也有可能是各种方面能力的平均，还有可能只取决于他在自己多年钻研的那个专业上的能力，或者是其他更复杂的关系；而具体是哪种又要视具体情况而定。但无论是哪种，它都和“木桶定律”这一句抽象空洞的废话没有任何关系。这也是为什么很多所谓“哲学大师”的演讲总是味同嚼蜡、言之无物：他们最擅长把人生比作动物、植物、山川、河流等等一切东西，感觉上似乎很有哲理，让听的人连连点头。但是，这样廉价而庸俗的比喻在逻辑上就没有任何实际效力，也对人们客观认识世界、改造世界没有任何帮助。一个人要想拥有真正深刻而富足的思想，该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和这种廉价的语言彻底宣告决裂。

**2025.5.15.**

一个国家的执政党是左派并不妨碍这个国家的机动车靠右行驶。

**2025.5.16.**

我的高中语文老师特别喜欢在课上和学生大谈特谈所谓近年来的技术潮流，比如“人工智能”“虚拟货币”“元宇宙”什么的。然而当我高考完说要学计算机专业时，他却说：“现在学哪个专业不是学计算机？学医学也要学计算机，学工程也要学计算机，还专门去学计算机干嘛，这不是舍近求远吗？”这就体现了他缺乏作为一个现代公民的基本信息技术常识。再想想前面他课上那些高谈阔论，实在是令人忍俊不禁。

**2025.5.18.**

很多人觉得“小姐”这个词已经被污名化了，可我觉得根本不应该。 “小姐”这个词给人的难道不是那种高贵、端庄、优雅的印象吗？按理来说，不是世界上最美丽动人、温和可亲的女士，都镇不住这个称呼的。何况我在现实中称呼女士们“○○小姐”的时候，她们似乎都还很认可。

可能是因为在口语中，称呼“○○小姐”的时候重音都是在后面的“姐”上，而单独使用“小姐”的污名化含义时重音往往在前面的“小”上而且非常强，所以很好区分，不容易联想到一起；而书面上就没有这种分别了。

**2025.5.19.**

为什么日军最终在侵华战争中失败？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中日两国的体量有着巨大的悬殊。中国国土广阔，拥有极大的战略纵深；相比之下，日本的国土面积小而且是线性的，人员和资源均有限，极难在短时间内把较强的控制力辐射到中国全国。日本虽经历了工业化，拥有现代化的军事力量，但是对占领区的治理缺乏灵活的政治手腕，未能有效利用当地的社会结构和文化传统来巩固统治，而是一味血腥暴力镇压，激起了占领区民众的激烈反抗。在这种情况下，日军虽利用大交通线维持了对主要城市的占领，但始终无法在广大农村地区建立统治，导致有生力量反复被农村的游击队力量消耗。到了抗战后期，随着欧洲战场的结束和其他大国的加入，日军本身的资源就更加紧缺，其最终溃败也就理所应当了。

**2025.5.20.**

2024年新高考I卷作文题：“随着互联网的普及、人工智能的应用，越来越多的问题能很快得到答案。那么，我们的问题是否会越来越少？”

**《技术的发展与问题的更迭》**

在近几十年来计算机、互联网和人工智能等新型信息技术大发展、大普及的时代浪潮下，很多人出于自身历史视野与思维深度的局限，往往容易对技术所带来的革命性作用做出过于乐观的估计，仿佛今天这种新技术推出了，明天人类就将在它伟大的引领下走入一个光明的“伊甸园”，什么事都不用做了，什么问题都不用想了。然而但凡仔细思考一下就会知道，人类历史上从来就没有，理论上也永远不可能产生这么一个毕其功于一役的技术。人类社会的发展是无限的，新技术的产生在使过去的一些问题变得平凡而容易的同时，必然要相应地催生更多更复杂、更高级的问题。而这些更多的问题，恐怕就是那些“问题减少论”的支持者所意想不到的了。

首先说说技术给整个社会带来的伦理问题。像人工智能这样的技术固然“颠覆性巨大”，是“人类的一次认知革命”，可实际上这样的“认知革命”在人类历史上又何尝是头一次呢？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互联网刚刚推出之时，人们便对未来的互联网社区抱有着一种乌托邦式的幻想，觉得以互联网前所未有的信息承载量和传输速度，它将会成为无比平等而友善的世界，让整个地球的人都能够迅速地获取知识、分享快乐，打造出一个充满欢声笑语的“地球村”。可是，现在的互联网真的是那样平等而友善，那样快乐的吗？隐私泄露、黑产引流、极端对立、语言暴力……技术的进步的确能够抹除掉某些技术不发达所造成的问题，可是它们因为对原有伦理体系的冲击，又不可避免地会进一步把全新的伦理问题拿出来考验人们。一旦一项技术从科学家们的实验室走出来并渗入到整个人类社会，原先人们渲染出来的一些技术神话，也总是不可避免地在这些现实的伦理问题的考验之下破裂。虽然互联网的发明已经有了三四十年，可或许现在的我们仍然没有资格认为自己已经从思想和制度上完全成为了信息时代的公民；而对于方兴未艾的人工智能，怎么又能妄下定论，觉得问题就会“减少”，觉得人类可以躺在它的头上一劳永逸了呢？——然而，社会继续进步的方向，不恰恰就在于继续完善这些思想和制度、继续劳动下去吗？

“问题减少论”的谬误，从人类计算技术的发展史也可见一斑。在古代，人们碰到的只是一些基本四则运算或者简单的代数方程问题，最多不过是西方文艺复兴时期出现的初等函数、解析几何等等；相应地，古代人计算的手段基本上也很简朴，无非就是心算、笔算，最多使用一些机械计算工具或者数值表格。这样简单的计算问题和初级的计算技术是相互适配的，并没有谁能提前超越谁。可想而知，如果把这样一个文艺复兴时期的人带到早已遍布电子计算机的现代世界来，那他可能会要惊掉下巴：原来那些打几分钟算盘才能画出的天体位置，查好几个表格才能算出的弹道轨迹，计算机居然在一秒之内就能算出成千上万个！那现在的人类，岂不是个个都成为了航海之王、战争之神吗？然而他可能忽略了一件事情——拥有了电子计算机的人类，又怎么会满足于当一个文艺复兴式的航海之王呢？航海的问题解决了，又会有新的问题出来激起人们的兴趣了！事实上，在整个二十世纪，人类在电子计算机的加持之下完成了史无前例的工程建设，搭建出了规模浩大的信息系统；微积分、矩阵算术、卷积这些看似复杂的计算，在当代的计算机程序中被压缩成一个个随意调取的模块，成为用来解决更复杂问题的子过程；原本寄身于数学中的算法学也迅速从数学这个母体之中分娩出来，成为当代学科体系中一门顶天立地的独立学科，牢牢站在整个人类文明技术发展的潮头。这么波澜壮阔的历史，又怎么是一个打算盘直到终老的古代人所能想象的呢？

然而，现在我们很多披着高学历外衣的所谓“社会评论家”，眼界却窄得连这样一个古代人都有过之而无不及。面对拿人工智能做作业的大学生，他们要满面愁容地高呼“作业这么容易就做完了，那读大学还有什么意义”，殊不知技术的目的本来就是要取代人低端、重复性的智力劳动，进一步解放生产力去进行更高端的劳动；看见人工智能产出的一些像模像样的文章、画作和视频，他们要杞人忧天地宣告“人类要被人工智能取代了，人类的末日快要来临了”，却丝毫看不到人工智能产出不了的科研成果、工程设计和编译著作，看不到人工智能无法拥有的鲜活而真实的生命体验……简而言之，就是只看见有些问题减少了，却看不见又有哪些问题突然冒出来了。这样的结论理应不是太高深，他们只需要自己多用用人工智能，多拿一些不太寻常的话来考验考验它们，想必都是可以得出的；可是他们怎么连这么简单的实践都不愿意去做做呢？当然，我绝不是说滥用人工智能的问题是不需要担心的，也不是说所有那些被人工智能抢了饭碗的人都是活该失业的人机；我只是觉得，有些人动辄把人工智能视为洪水猛兽，实在是有些太刻舟求剑、故步自封了。我们或许可以发现一个很讽刺的事实：人工智能将要取代的从来不是整个人类，只是人类之中一部分像他们自己这样故步自封的个体罢了！

今天的我们，所能看到历史的长度和深度早已远远超出我们的先人。我们有着三次工业革命的经验，知道技术如何影响社会发展，进而继续推动技术本身的发展；我们所处的国家政治安定、经济稳固，更是为我们继续攀登新的技术高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拥有这样前所未有的优渥条件，我们有什么理由不投身于时代发展的浪潮，去发现并解决所有在现实之中出现的问题，而是天天惴惴不安地重复着“问题减少论”的陈词滥调呢？“每临大事有静气，不信今人无古贤。”我们青年一代所存在的意义，大抵就如此诗所言吧！

**《技术的发展与问题的更迭》（800字史诗级微缩版）**

在近几十年来各种新型信息技术大发展、大普及的时代浪潮下，很多人往往会以为，有了这些技术，明天就什么问题都不用想了。然而但凡仔细思考一下就会知道，这样的“问题减少论”其实是非常有待商榷的。

首先是技术给整个社会带来的伦理问题。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互联网刚刚推出之时，人们便对未来的互联网社区抱有着一种乌托邦式的幻想，以为它能让整个地球都变成一个充满欢声笑语的“地球村”。然而现在真的是如此吗？隐私泄露、黑产引流、极端对立、语言暴力……技术的进步的确能够抹除掉某些技术不发达所造成的问题，可是它们不可避免地会进一步把全新的伦理问题拿出来考验人们。对于才发明了三四十年的互联网是这样，对于方兴未艾的人工智能不更是这样吗？

“问题减少论”的谬误，从人类计算技术的发展史也可见一斑。在古代，人们碰到的只是一些数学中很基础的问题，计算的手段无非就是心算、笔算、打算盘等等。如果把这样一个古代人带到现代世界来，那他可能会要惊掉下巴：电子计算机居然在一秒之内就能算出成千上万的数值，还有什么问题是现在的人们解决不了的呢？然而，拥有了电子计算机的人类，早就已经不满足于天天算那些加减乘除了。微积分、矩阵算术、卷积……人类正是靠着这些更高级的计算，一步步搭建出了规模浩大的信息系统，突破了人脑算力的极限。

然而，现在我们很多所谓的“社会评论家”，眼界却比古代人还窄。他们最擅长杞人忧天地宣告“人类要被人工智能取代了”，却丝毫看不到人工智能产出不了的科研成果、工程设计和编译著作，看不到人工智能无法拥有的鲜活而真实的生命体验……实际上，人工智能将要取代的从来不是整个人类，只是像他们自己这样故步自封的一部分人罢了！

今天的中国，政治安定、经济稳固，为我们继续攀登新的技术高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拥有这样前所未有的优渥条件，我们有什么理由不投身于时代发展的浪潮，去发现并解决所有在现实之中出现的问题，而是天天惴惴不安地重复着“问题减少论”的陈词滥调呢？“每临大事有静气，不信今人无古贤。”我们青年一代所存在的意义，大抵就如此诗所言吧！

**2025.5.21.**

“Feryquitous小姐！您……怎么在这里？”

“哦？”她把目光从面前的琴键上抬起来，戴着白丝手套的双手弹奏出的悠扬旋律戛然而止。“您是？”

“啊，不好意思打扰您弹琴了！我是Sc46，您的……狂热粉丝！”

“原来是我的粉丝吗……那没关系的。能够在这么偏僻的地方找到我，的确很狂热了呢。”她欣慰地微微一笑。

“可不是吗，我从五年……不对，六年半以前就在听Feryquitous小姐的音乐了。照现在来计算的话，我关注您的时间已经比我玩得最久的青梅竹马还要长了……”

“那真是多谢你的关心了。”

“您不要谢我。您这么热爱音乐，就是休闲的时间，您都要拿来自己一个人悄悄弹琴……”

“不一个人弹琴，难道还接着参加晚宴吗？削除少爷他们饭量太大了，我只吃一口就饱了呢……”

“总之像Feryquitous小姐这样才华横溢的音乐家，哪怕是再接受着一万份像我这样微不足道的关心，都是实至名归的。”

“呵呵，我有时候也是这么认为的呢。”

“我就一直很好奇：您是怎么异想天开的写出那些旋律的呢？您明明没有专门学过音乐什么的，也不是什么学院派艺术家……”

“大概就像您说的，纯粹是因为热爱音乐吧。”

“真的，您写出的旋律，换了谁也写不出来。削除少爷、xi姥爷（注：这里的xi姥爷指的是著名日系同人音乐曲师xi，请勿按照汉语拼音读作“西”）名声比您高，但是换了他们也写不出来。我也觉得我这辈子都不可能写出来。”

“那当然了，尺有所短，寸有所长嘛。”

“尺有所短寸有所长，话肯定是这么说了。可我觉得您还是不一样，您应该是那种遍布八极的度量，那种充塞四虚的测度。我在艺术上对您的崇拜，真的恐怕只能用那种一神教的感觉来形容了。”

“您可真是我见过上百个粉丝里面最会夸人的一个……”

“我一直觉得，是您带我进入真正的音乐世界的。我第一次听到您的作品，就觉得您的心里实在是有着非常非常强烈的情感，这颗心是有些平庸的音乐写手没有的。不管如何，您就是古今第一大音乐家，不需要争论。您的作品不火，得不到很多所谓学院派的赏识，纯粹只是因为他们感受不到这颗心而已。……对了，不过，您可能也没有希望自己的作品太火吧。”

“嗯，差不多是的吧。”

每次听到Feryquitous小姐的钢琴声和歌声，都会在梦里浮现出她这柔美而优雅的身影。没想到今天一推门，这身影就陡然出现在我眼前，令我语无伦次；才和她这样简简单单说了三两句话，就已经让我紧张得呼吸都快要控制不住了。之前我一直不理解演唱会上那些粉丝为什么会听见偶像唱一句歌词就会激动到晕倒，现在我终于可算是理解了。Feryquitous小姐可真是我在这世间唯一的偶像啊！

像她这样高贵、冷淡而严肃的少女，是很不容易给人这么大的破绽的。我意识到，现在这个同处一室的关键时刻，就是一个失不再来的机会——我一定要向她主动出击。

“请……请Feryquitous小姐和我一起弹钢琴！”

一阵赤潮涌上少女的脸颊，但又马上退去。冬春之交的寒风吹来，吹得摇曳的转轴窗“啪”的一下关上，吹得少女长长的连衣裙在脚边沙沙作响。我直直地阻塞在原地，等候着她的回应。

“真的有这样的想法吗？”

“能和Feryquitous小姐一起弹琴的话，一定是很荣幸的。”

“那好吧。请……！”她皱着眉抿起嘴，朝我伸出手来。在顶灯的照耀下，她裸露的肩膀和白丝手套包裹着的手臂显得分外鲜明，宛如婚礼上的新娘。

只令人唏嘘的是，那位相应的新郎很可能并不存在于这个世界上。

我屈起已经僵直了的腿，坐在她的右侧。这意味着我接下来弹的将是高声部。“嗯……既然是一起弹的话，那就不做什么创新了。就弹我四年前出的那首《THE PIANO》吧？”

“啊，那太好了。恰好适合这个季节……”我用力点点头。

“来，手。”Feryquitous小姐握住我的右手，在键盘的最右边三分之一转了一个来回。“你就反复弹这个琶音就好了，剩下的我来解决。”说罢，她起身把节拍器的摆锤拉到108拍每分钟，轻轻一拨，房间里就响起了“叮，哒，哒，哒”的节拍。

“准备好没有？”

“嗯。”

“那好。一，二，三，四。”

刚一开始她还没有动弹，因为曲子的开头只有我的琶音；过了四个小节，她低沉地哼了起来，这是在模拟曲子里出现的弦乐；又过了八个小节，她终于抬起双手，轻盈地把手指落在键盘上，沉着而有力地依次按下每一个应该按的键。她的手腕优雅地左右游走着，仿佛她的心，那颗充满了非常非常强烈情感的心，也在随着手腕一起优雅地游走着。她的眼神发散，面色疲惫，那样子乍一看似乎不像是在用心弹着琴；但她弹出来的琴声似乎又的的确确是在表达着什么，只是由于迷茫于如何表达才显得疲惫。随着曲子逐渐进入情感的高潮，弦乐一阵阵变得越来越强，她才像是找回了之前的感觉，开始聚精会神地对待起指尖下的每一个音符来。音符在钢琴的空腔里清脆地打转，神秘的雾霭在我们周围升腾，一副要把我们吞噬、带上天空的意思，可她不管，只是放任着这种雾霭接着侵入我们意识的每一个角落。这个世界随着琴声消散了，世界只剩下了我和她，以及我们面前的这台钢琴。这时到了最后的高潮——不对，这首曲子没有这样最后的高潮，只有结尾几个小节的绵绵低语。她完成了最后一个小节的最后一个音符，然后以与开头完全相逆的动作把手从键盘上抬起来，轻盈地落回到大腿上。再回头去看她的脸，她已经完全闭上了眼睛，好像已经不愿意从这音乐的沉眠中醒来了。

熟悉的音色，熟悉的音乐，和我这四年多以来在音乐软件上几百次播放中的每一次都没有什么不同。只是，电子音频的实质上是没有生命的MIDI程序演奏的，可今天的演奏者是她自己，以及我自己。

“有Feryquitous小姐这样的大师来教，真是太愉快了。”我一只手意犹未尽地继续在键盘上模拟着刚刚的琶音，轻声说。

“嗯，没什么的。我也感觉挺不错的。”

“一首四分多钟的曲子，没想到这么快就结束了……真有点不舍得。好想和可爱的Feryquitous小姐再多待一会啊。”

“哦，是吗？——好像坐过我旁边的人都这么说呢，呵呵。”

“人生的意义不就在于此吗？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交往自己喜欢的人。至少我觉得我人生的意义就是听Feryquitous小姐的音乐，和Feryquitous小姐坐在一起。大自然把那么多时间交给我的生命，不就是为了准许我做经历这样至高无上的体验吗。”

“如果你一定要这么夸得天花乱坠的话，那我可就笑纳了。”

“对了，还有，你知道吗，Feryquitous小姐——其实今天这首曲子我不仅喜欢，而且不是一般的喜欢。呃，怎么说呢……它的钢琴和鼓点，清脆、高雅，而且庄重，给我的感觉像是一首——婚礼序曲！像是要和某个很喜欢的少女步入婚礼大堂了一样。不过这个婚礼大堂是没有别人的，只有我们两个抱在一起。”

“你这想象力也真是太丰富了吧。我自己写这首曲的时候都没想到那层……”

“那当然丰富了，不是说作品一旦推出，作者就死了吗。说回婚礼序曲——其实西方也早就有婚礼序曲这种东西了，我也不是没听过。但是那种我不喜欢，太热烈了，太盛大了，仿佛结个婚要搞的锣鼓喧天、无人不晓一样。如果真是要结婚了，以我这个东方小男孩的视角来看，还是我们Feryquitous小姐的风格更好哦。”

“谢谢你的夸奖，但是你这话说的有点……”

“不过可惜的是，那样一个值得我去结婚的少女好像还没有出现……当然，假如能够出现的话，那肯定是和可爱的Feryquitous小姐很像的！会和Feryquitous小姐是一个模子……”

“诶，你要不要看看你在说什么？”

这回她笑容凝固了，皱着眉头直直盯着我。我也盯着她，愣了好几秒才在一阵冷汗中回过神来，发觉刚刚自己是一口气进行了一大串多么逆天的发言。刚刚把转轴窗吹关上的寒风现在调转了个方向，又把它“啪”的一声吹得开到最大。风倒灌进房间，我冷得全身一哆嗦，一下子从琴凳上站了起来：“啊，对不起，Feryqu……”

“好了，我知道。”她也站起来，利索地从钢琴顶上拿下来那块长条形的布盖在键盘上，然后把键盘盖子抬下来。“总而言之，今天一起玩了这一次，我们的Sc46先生也该知足了。至于现在，我要回房间洗澡睡觉了……”转身就向门口走去。

“等一下！”我拦在她边上。“还想和Feryquitous小姐一起弹琴……以后什么时候还有机会吗？”

“不知道。可能等到夏天，或者明年的这个时候，削除少爷他们再开下一次森林晚宴的时候吧。不过我不清楚具体会是怎么一回事。”

Feryquitous小姐挣脱我的阻拦走出门去，风中翻飞的裙摆消失在门框边。房间里只剩下我和那尚未完全被风吹散的雾霭。

**2025.5.22.**

唯物主义可能会拿“人类存在之前自然界早已存在”“人类意识的产生是自然物质不断发展演化的结果”当做论据来反驳唯心主义。但对真正经过了仔细思考的唯心主义支持者来说，这些论据都实际上没有任何逻辑效力。

**2025.5.24.**

最近我又开始接新的家教单了，于是今天我更新了一下自己的家教简历。我写教学经验那部分的时候，突然发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怎么会这么多东西？计数原理，概率统计，电磁学，气体热力学，光学，机械波和振动……我是什么时候就一夜之间把这么多这么多听上去就酷到不行的东西装进脑子里的呢？可是现在回过头去看好像也并不是很难，随便给我一个题，都是可以两分钟之内搓出来的程度。然而再一想的话：从13岁到现在的19岁，我把我青春中最好的一段时光全都砸在了这上面，学不会才是咄咄怪事呢！回忆起我的青春，似乎除了做题考试以外，想不起来什么其他很有意义的事情。

说到这里，很多人可能会觉得我前面铺垫这么多，肯定是为下文的“批判”张本，肯定要对着“中式应试教育”这块靶子开始狂暴轰击了。但是他们猜错了。相反，我要说的是我的青春才是最好的青春。真正好的青春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呢？难道是有些贴着所谓“青春文学”标签的小说和影视那样，跟着一帮乱七八糟的调皮捣蛋鬼天天混在一起，在学校里动不动就整出一些意义不明的大新闻吗？难道是随便看见哪个好看一点的异性就无法自持，然后借着主角光环和编剧之力这里偶遇那里偶遇，最后不出意外的百年好合吗？诚然，要是真能有这样的事情发生，那也的确像是一个青春的样子，基本上是让人看着感觉很向往的，写出来娱乐一下倒也无可厚非。然而在实践上，这种叙事往往表现得稀烂：廉价、庸俗、脱离实际。那些作者笔下的角色，一个个都跟吃错了药的神经病一样，读过一点书的样子都不像，就差把“蠢”这个字写在自己脸上了。学生只是年轻，而不是蠢。有些人不仅要把对青春的定义强加在所有人头上，还要借着“打破应试思维”的旗号，这本身就是一种认知暴力。真正的青春应该要进步，要斗争，要斩断现实与理想之间的藩篱，要把一切不利于自己人生发展的旧套路、旧说教通通砸碎，而不是跟在套路的后面亦步亦趋，甚至反过来创造出新的套路！这样来看，埋头读书、做题、考试，不正是在实现自己思维的提升，在实践中接受现实世界各种问题的洗礼吗？当然，我也不是在说应试教育就是个“好东西”，更不是说什么“只有应试才是最好的青春”；我只是想为我自己多年的努力正名，想要夺回我们这些勤勤恳恳的“小镇做题家”在舆论上应有的阵地罢了。只是如果这样说，恐怕就会让有些天天把“买菜用得着微积分吗”这种话挂在嘴边的庸俗实用主义者听不下去了！

实际上，从最根本的哲学来看，我们也必须要相信，我们每个人自己的青春，才是最好的青春。我现在已经十九岁半，按照英语中“teenager”这个词的意义来说，我的青春还有几个月就结束了；如果按照中国共青团十四岁可以入团，二十八岁离团的标准，也将近过了一半了。想到这里，不免是让人有点头皮发凉的：自己的青春，过去了就是过去了，没有再回来的说法了！或许还可以看影视剧，或许还可以听别人的青春故事，或许也可以回忆自己的；但是无论怎么样都不会回来了。就算这样怀旧那样后悔，又有什么意义呢？我在之前的文章里提到过一个观点，那就是人类迄今为止所创造出来的知识的总和，对于每一个单独的人类个体都相当于一只“克苏鲁”，不仅做不到全部学习，连略微窥见全貌都不可能。如果把视角不止局限在学习知识上，而是考虑人迄今为止所可能做的全部的事情，那就更是克苏鲁了，一个人能亲身体验其中的万分之一，都可以算是享受上了最精彩的生活。因此，人的成长从来就像一个干细胞的分化，在专业能力逐渐提高的同时，朝多个方向发展的潜能也不可避免地随之退化。一旦过去的生命丧失了原来的潜能，成为了定数，又有什么必要再后悔呢？即便一个人当初做出的选择有什么不同，那他也只不过是在得到一部分记忆和资源的同时丢掉了另一部分记忆和资源。如果说有些人心里的后悔是一种问题，而我们唯物主义者的原则又是要想方设法解决一切问题的话，那唯一解决问题的办法就是不要后悔，接纳自己过去的一切，同时多想想自己以后如何能避免这些事情再次发生，这就够了。

所以说，面对时间的流逝，人有的时候真的是会感慨万千的。小学的时候我看朱自清先生的《匆匆》，总是理解不了一个字。作者反复强调到“八千多天”这个时间长度。“八千多天”，不也才二十多岁吗？后面的人生不还长着吗？可现在我完全懂了：过了八千多天也好，过了两万多天也罢，过了哪一天不是过了呢？难道只因为已经过去的日子占人生所有日子的比例还比较小，就可以在荒淫无度的挥霍中过掉每一天吗？且不说人生这么大的命题；单说平时生活中一些难得的美好时光，都很能让人产生这样的想法。譬如一位资深影迷看一场精彩的电影，或者一位追星少女看自己偶像的演唱会。看电影的时候，看到了一半多，他如果瞥一眼时间算算经过了多久，可能会感慨怎么时间过得这么快，故事讲着讲着都要讲完了；看演唱会的时候，舞台谢幕了，偶像退场了，她或许会抱着头想哭，怎么演唱会的主办方当时就没有多给我们排一个节目，让我们多享受几分钟的欢乐，怎么我就不能穿越回几分钟之前，再多看两眼心爱的偶像的脸。然而，电影看完了，只要网络不断，总还是可以下载下来很多部电影以后再看的；演唱会结束了，只要经费管够，总还是可以等着偶像开下一场演唱会再去买票的。可是到了人生上，再有什么东西管够都是不够的！再回过头去看那些“今年歡笑復明年，秋月春風等閒度”的人，看那些计算着自己的年龄觉得时间似乎还长的人，就实在是情不自禁的啼笑皆非了。

人的一生相对于整个宇宙的历史和社会的历史，又是多么小啊！我出生于2005年，平均来看，到了207x或者208x年的时候，也差不多就该是我随风消逝的时候了；而我的生活开始失去现在的希望和趣味的时间还要比这早的多。生在这样一个21世纪初的人，最晚也就死在21世纪末，20世纪发生过什么事情，22世纪将要发生什么事情，实质上都与我们没有任何一点关系。这种想法可能稍稍有些狭隘，但不也确实是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吗？这对于一个扫了一眼中国三千年历史，同时又不断想象着未来几百年历史的人来说，是多么惋惜！我时时刻刻盼望着，很想向天再借五百年，去看一眼我的理论寿命终结之后的世界是什么样。未来的语言会有什么变化？未来的文学艺术会有什么新的形式？未来的政治变迁是什么样？未来的科技会向什么方向发展？未来的人会比我们幸福多少？还有最重要的是——未来的人怎么评价现在的历史？我多么想知道，比吃一万块钱的山珍海味还想，比被一万个追求我的人簇拥着还想啊！然而哪怕再怎么想，想得再久再久，久到数不尽，这些问题对我来说都依然是严格意义上不可判定的问题，跟图灵机的接受性问题一样不可判定。我唯一能做的就只是继续去历史的故纸堆中尝试翻找线索，继续去用自己无比贫乏的想象模拟未来，如此在碌碌无为中直到死亡。为此，我总是五体投地的景仰每一个生在我之前，为我们创造出了如此丰富多彩的事物的人；同时又无比嫉妒每一个生在我之后，享受着我们所创造出的如此丰富多彩的事物的人啊！

可是，人要健健康康地活下去，必然是不能一天到晚沉迷在这些根本达不到的幻想里的。为了我的心理能够平衡，我只能这样告诉自己——那就是个体的死亡也是推动历史进步不可避免的一部分。如果没有一代一代人的更迭，那社会怎么能发展下去呢？一个人生在一个时代，那这个人就是这个时代：他就是时代的一部分，时代也是他的一部分，紧密相连，没有分割的可能。现在我们评价历史的时候就经常碰到这样头疼的问题：对于有些特殊的历史事件，只要是和那段历史还有利益联系的人还活着，那我们评价那段历史总总得看着他们的脸色，我们的批判总总要受到他们的诋毁，跳不出他们编织的囹圄。如果旧时代的人不死亡，那旧时代本身也就不可能死亡，新的时代也就无从降生。这个规律对于过去的人一直是这样的，我怎么就可以幸免了呢？今后的时代的出现，不可避免的要以包括我在内的我这一代人的死亡为前提。当然，我绝不是觉得“社会必须要死人才能发展”，这么机械主义的观点我是肯定不会接受的；我只是觉得，既然人一定要离去的，总得有一些更深层的意义，让人能够比较心安理得地离去。也有可能是因为我现在还太年轻，把死亡想得太可怕了吧！等真到我老了，身上的锐气和逆反精神全都磨没了的时候，可能也就无所谓了……

言尽于此。就希望我能继续踏踏实实的，把这人生不知道多少天里的每一天好好过下去吧。

**2025.5.25.**

與河北後生：夫士者，思众人所不思，事众人所未事。然天地之行也，非獨為人。人之成事，理非固然；頓爾而慮之，輾轉而求之，然後得成。故庶民凡有所事者，无不疑、動、勞、擾，得則淫，失則惴，曾不能有一念之制。至於士，則不然也。士之所以為士，非色厲，非辭嚴；蓋在成事。成事而稱，天下譽之。

**2025.5.26.**

今天晚上我去荔园食堂吃饭的时候，看见一只巨型蟑螂趴在墙上！按照常理来说，以我这种像猫一样江湖仗义的作风，肯定得上去一拖鞋踩死。然而问题是，它的位置太高了，我就算跳起来也够不到。我站在原地干着急，心想着不能坐视不管，却又一时间无计可施。

这时我突然灵机一动。反正踩死也是用的拖鞋。拖鞋可以穿在脚上，怎么就不能拿在手上了呢？进化的法则赐予了人类如此灵活的双手和这么多能用双手来操纵的工具，不恰恰就是用在此时此地的吗？我直接忽略周围时不时走过的路人的目光，抄起拖鞋就往墙上扔！然而要扔中又是何其困难。眼看着好像是扔中了，结果拖鞋太轻，有效表面积太大，被空气阻力吹歪了，打在了边上；这一下好像终于扔中了，结果只是轻轻碰到了蟑螂一下，它稍微爬两步又稳住了。我扔了十多次，右脚踩在地上都沾满了灰，但是蟑螂的运动不会以我的主观意志为转移，再气急败坏也没用。我只得暂时宣告鸣金收兵，先去吃饭再说。

酒足饭饱以后我原路返回，没想到那只蟑螂仍然岿然不动地盘踞在原地！我都放它一马了，结果它这一马都不肯吃，还要在这里挑衅我！我彻底发怒，决定无论如何最后放手一搏。俯身，取下拖鞋，蓄力，瞄准，脱手——

这一击，穿星贯月，正中要害！蟑螂当场从墙上掉落，四脚朝天胡乱挣扎起来，可想而知是被打出了内伤。我一声冷笑，把拖鞋装回原位，依照常规手法，上前取其性命！

**2025.5.28.**

**《春》**

燕雀立橋頭，魚鳧滿塘尾。

艷艷芳華新，縈縈垂楊美。

**2025.5.29.**

作为一个现代的知识分子，待人接物一定要有风度，言谈举止一定要有气质。

**2025.5.30.**

一些来自台湾的朋友在网上叫嚣什么大陆简体字是“残体字”，而台湾字形才是“正统”的“正体字”，实在是倒反天罡，令人笑掉大牙。既然要比谁“正统”的话，那就照着他们的心愿，来看看国际上的法理依据吧：首先，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无可争议的唯一代表中国的合法主权实体，要是连这样一个主权实体制定的汉字标准都不能说是“正体”，那就太荒谬了；要说繁体，那么香港繁体或许也可以算“正体”，毕竟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地位是受到国际承认的；再远一点，哪怕是字形自成体系的日本，甚至日常生活中已经不用汉字的韩国，由于本身是合法的主权国家，好说歹说也可以说是用的“正体”。唯独台湾这个完全不具有独立主权地位，法理上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一个普通省份的实体最没有资格定义什么叫做“正体”！我们没有谁不愿意把台湾的朋友们看作亲密的同胞，也没有谁不喜爱繁体字所包含的深厚文化底蕴。但是要是有些人上网打字之前都不掂量掂量自己几斤几两，张口闭口就是恶毒攻击大陆人民，那就怪不得我们以怨报怨了！

**2025.5.31.**

五年前的8月，我还是一个稚嫩的高一新生，什么都不懂，什么都不会。可是当我刚刚拿到最新版的物理必修一时，序言里的那句话就从此永远地镌刻在了我心里：**“对就是对，错就是错。物理学的殿堂里，没有诡辩者的位置。”**

然而，世界上又有多少人即使是到了老死都想不通这句话呢？